

## 心如四海的中年

文 | 连树丽

周末很开心地过了45岁的生日,吃完饭后回到家看着镜子,忽然发现自己头顶几缕花发夹杂于青丝之中,心中便涌起几许苍凉,再美好的生活,生命是有尽头的。在这个年纪该行动起来,去做一些很想做但以前总也没有做的事情。

四十以后才明白,朋友就像水中的鱼,深水层的和浅水层的鱼永远也不会在一起;穷和富,官和民,草根和显贵都不可能成为真正朋友,因为各自对人生的感悟不同,最关键的是他们对待世界和自然的心不同。即使富和富,官和官,显贵和显贵也不会成为真正朋友。因为有利,有离别,有取舍,有轻重,有顾虑,能分出三六九等,尘世利益纷争之心蒙蔽了真情,因此,也不会有真正的情谊。

到了这个岁数,才真正地认识自己,也才真正属于自己,并且用一种宽容、舒适和诚实的方式接受自己。几十年东奔西走的岁月一直竭力想去改变的,恰恰是自己。几十年的山区岁月换来的不是别的,而是心如止水。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百川归海,什么叫万物归一。

到了这个岁数,随着时间的流

逝,我冷静地去看待自己的婚姻和家庭,我是很满足的。我知道,世上没有完全合乎男人心境的女人,也没有完全合乎女人心境的男人。

我已完全懂得安慰自己,并且学会在似乎无尽的黑暗中为自己点一盏希望的灯。看人和事不像过去那么简单。因此,不必非得按别人的主意行事。开始明白了世事并非黑白分明,在黑白之间往往有一系列的中间色;开始明白,人生一世,无论成功和失败,欢乐和痛苦,盛衰与荣辱,都自然流水,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,宁静致远;开始明白,衰老不是从中年开始,而是从对生活的厌倦开始;开始明白,孤独、寂寞、痛苦、失败,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调味品,因此,善待真实的人生才对。

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平凡,明白了并非人人都能成功,都有大作为,做人是一生的事业,只要自己奋斗过,追求过,失败又有何妨?

我的胸怀开始变得像大海,装得下四海风云,容得下千古恩怨。领悟到人生最实质、最内在、最主体的内容,把美丽的花朵和丰收的果实揉进了自己生命的脉络,滋养人生,丰富人生,实现人生。



怡 李静 摄

我喜欢初夏的轻风细雨。只要走进这样的细雨里,不仅会感觉到细雨的清新和舒心,还会在细雨里萌生出一种触动心灵的情调。这种情调也会引起人的许多遐想。

是的,初夏的天气一般都比较干燥。干燥的天气里,灰尘就会多。特别是遇上干旱的年份,到处还会飘荡着迷眼的灰尘。这个时候,如果能下场蒙蒙的细雨,消除一下天空中的灰尘,湿润一下身边的土地,那是件非常爽心的事情。灰头土脸的枝条在细雨的清洗下,立刻变得清新起来,让人也觉着有了新意。再走近那些枝条,细细地看吧,还会发现,叶片仿佛吸进了雨水,湿漉漉的,水汪汪的,焕发出一种神采奕奕的风采。这个时候,你抬头看四周,还会发现,有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花儿,也会点缀在绿色中间,绿色变得更加醒目,花儿的颜色也更加地娇艳了。

我知道,树木和花儿是

## 初夏的细雨

文 | 杨眉官

不会交流的。可是这时你抬头看吧。那蒙蒙的细雨里,稀稀落落地飘落着,轻轻地打在地上,也打在绿叶和花儿上。于是水汪汪的绿,娇艳的花儿在蒙蒙的细雨亲吻下,还会轻轻地抖动着身子,要么摇动着自己的脑袋,仿佛用一种我们听不懂的话儿,与雨水在交谈。

其实,树木和花儿跟人一样,也是希望能得到关爱的。在灰头土脸的干旱中,当蒙蒙的细雨关爱了它们,它们就会用自己的爱意,来装扮这个世界,用郁郁葱葱的绿意,营造出一方自己的天地。

今年春天,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,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,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考验。好在,我们国家

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,派出大批的白衣天使,赶赴武汉进行抗疫,同时在全国人民联防联控的阻击下,疫情才被遏止住了。

不过,大自然是恩赐我们的。春去夏来,我们熬过了春天,当走进夏天里时,蒙蒙的细雨跟往年一样,还是淅淅沥沥地飘落下来。我抬头看着,飘动在眼前的细雨,欣赏着郁郁葱葱的树木,娇艳迷人的花儿,由不得为大自然的神奇叫好。

是的,细雨洗涤去叶子上的灰尘,让绿色和花儿就更加醒目了。再看看挂在枝头上摇摇欲坠的水珠,更是给人一种动心的感觉。我吸着清新的空气,看着湿漉漉的大地,心里就觉着非常的惬意。

初夏的细雨,让人真的是赏心悦目。蒙蒙细雨营造出的这种惬意,用语言显然是难以表达出来。大疫过后,蒙蒙细雨洗涤去枝头的灰尘的同时,我们这个世界,今后定会更加地让人惬意和美好。

## 我与月季共芬芳

文 | 张小伟

在公司厂区有一处月季园,一条条花径,把各色月季分成一个个小区,红、白、粉、绿,姹紫嫣红,千般竞秀,橘红、浅黄、紫红、橙黄,异彩纷呈、交相辉映。有的上部朱红,背面浅黄,整朵花瓣呈杯子形;有的黄色粉边,外瓣深,内瓣浅,其花粉若扇形。有的花红似火,雍容华贵,有的粉白相间,晶莹剔透;有的豪放大气,有的谨小慎微,有的一团和气,有的争艳斗奇,还有的偏安一隅,静静地开着花,释放着香味。

仔细观察,月季花的叶子边沿还带着无数个小锯齿,和花茎一样,如同携带着的“利器”。如若有人侵犯,被刺一下是免不了的。绿油油的叶子表层又好似被涂了一层蜡,在阳光的照射下还能看到淡

淡的一丝光。月季花花瓣一层一层紧裹在一起,花蕊呈现出不同的颜色,在花瓣的簇拥下显得更加娇艳而美丽。

月季园,让我对月季有了进一步认知的欲望。上网百科,方知月季乃蔷薇类植物,常绿或半常绿,低矮灌木,羽状复叶,四季花开,人称“月月红”或“花中皇后”。花形大小不一,由于它适应性强,耐寒耐旱,和玫瑰、蔷薇并称为花中“三杰”。它花色品种很多,世界有近万种。而它不但具有观赏、绿化、环保价值,还可食用和药用。月季以“优雅、纯洁、高贵、美丽”而为世人所喜爱,曾被评为“中国十大名花”。

五月,天渐暖,有的花开,有的花谢。“夜无多雨晓生尘,草色岚光日日新。”唯有月季,独揽四时春。做人,当如月季,无论何时,不论何地,一定要学会适应不同的环境,沐浴阳光积蓄力量,努力让自己的人生、事业像花一样绽放,给世界带来精彩,给人间奉献馨香。

闲暇之余,与友闲聊,谈及奶奶,瞬间泪目。这无意间的触碰,勾起我心底那抹最深的记忆,几年来已渐渐包裹起对奶奶的怀念也一层层被剥开,四处弥漫。

奶奶生于1921年,小时候我曾戏说“奶奶,您与党同龄啊”。旧社会,全中国都在过苦日子,奶奶在十二三岁就做了童养媳,育有二子一女:大爹,姑姑和我爸,含辛茹苦拉扯大,在我六岁时,爷爷就过世了。此后,奶奶一个人走过了二十多年。小时候不懂事,从记事起,奶奶就是家里睡得最晚、起得最早的人,有时半夜醒来,看见她还在炕上纳鞋底、缝鞋垫,就纳闷问她为啥不睡,她笑着

## 怀念奶奶

文 | 樊寅生

说不瞌睡,但其实是她腿疼睡不着,这都是年轻时为了拉扯孩子干地里的累活苦活落下的毛病,等到老了,这些病痛就天天来折腾她,她只能做营生熬时间。现在想起,奶奶这代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是真的不容易啊!

1993年我进入太钢成为一名正式职工,奶奶高兴地逢人就问“我家孙子当工人了,有出息了,能挣钱了”。当我远离家乡来到太原,才知道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尤其在成家后更是少之又少,陪伴奶奶

的日子屈指可数。2004年当家里条件越来越好的时候,奶奶却因为积劳成疾瘫痪在炕上,即使走不成路,要强的奶奶爬着也要自己上厕所,有一次回家,看到奶奶正费力地在炕上翻动着身体,想伸手扶她一下,被她拒绝了,她在用行动为我们做着榜样,“命运可以打败我,但我绝不低头”。

2012年腊月,那个最寒冷的冬天,奶奶走了,悄悄地走了。但她坚强、勤劳、善良的品德却像一粒种子,深深地种在了我们几个小辈身上,发芽、生根。今天,突然想起奶奶,感叹子欲孝而亲不待的同时,也深深感激奶奶不知不觉间留给了我宝贵的财富。

我的眼里只有你

冯艳丽 摄

